

車閘里的春天

Abstract

車間里的春天

唐克新著

00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車間里的春天

唐克新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2 1/2印張 44,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統一書号: 100.99·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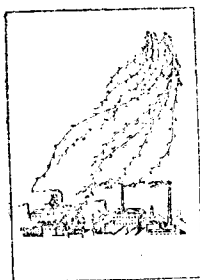
定价(6)二角二分

821
0040

06372

車間里的春天

唐克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158
2450

1955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收集了作者从 1953-1955 年所写的 6 个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这几篇作品，都是描写工人生活的：有的生动地描写了青年工人的成长，有的感人地描写了老工人的可爱的性格，有的成功地描写了丰富多彩的工人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有真实地反映了工厂的新面貌。这几篇作品，不仅是一个青年作者可喜的收获，也是我们文艺园地上描写工人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

封面设计：袁运甫

AG32/13

目 次

車間里的春天.....	5
我的師傅.....	13
古小菊和她的姊妹.....	24
前進.....	42
齊頭并進.....	58
鉄煉也鎖不住的人.....	64
后記.....	80

車間里的春天

一年四季，春秋最好。二八月天（指農曆二月和八月），不冷不熱，我們勞動人民無論誰都喜欢這兩季。對冬夏兩季，大家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人說：有錢人都喜欢冬天，窮人都喜欢夏天。其實這話也很难說。冬天有錢人身上穿皮的、毛的，家里有的是暖氣、火爐。夏天人家身上穿的是綢的、絹的，家里有的是冰箱、風扇，哪一個時辰都熱不着凍不着人家。可是在舊社會里的勞動人民，冬天身上沒棉的，家里沒燒的，夏天倒不用愁沒衣，但白天黑夜地勞累就够你受的。因此這兩季都不是我們的日子。

過去，我們紡織工人都寧可過冬天而不喜欢夏天。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是紡紗織布的，身上有衣裳穿。不，老古話說：“木匠家中無門檻。”在舊社會，我們只不过是官僚資本家的活機器罷了！可是，你要知道，那時的夏天，是我們紡織工人的災難啊！

就拿紡織廠的布機間來說罷。

那時，布機間的房子像只大盒子，——也可以說像口棺

材。四面風不通、氣不流，一年到頭，里面總是一片白茫茫的霧。十冬臘月，車間里的溫度常是七八十度。一到夏天，平常總是一百零幾度，彌漫漫漫的霧，對面看不清人的面孔。里面的空氣，像吳河浜里的死水一樣，雜着大量的漿粉和飛花，人整天就呼吸着這樣的空氣，時常感覺到呼吸困難。這裡也有窗，像豆腐干那麼大。可是連這樣的窗都不許開，要是開了，外面的燥空氣流進來，斷頭多，產量少，你擔當得起！至於人，那算什麼！官僚資本家說：“機器壞了要錢買，人死了有活的會來！”一天十幾個鐘頭的工作，兩腳兩手像機器一樣，一刻也不停。一天到晚，汗不止地流，像山上的泉水，永遠不會斷。人們心里想：到哪天汗才會流盡呢？人是活的，汗是流不盡的，嘴渴了有的是自來水，自來水比什麼都便宜。一天工作下來，回到家里，腦子昏昏沉沉的，不想吃，不想動，就躺倒在床上！第二天又拖着千斤重的兩腿往廠里去。要是昏倒了，同伴們把她抬出去，頭上潑上盆冷水，醒了就算你命根子硬，不醒就拉倒！資本家還怕停工的人多了開不出車，他們用開除來威逼工人：做不動麼？那你以後就不要來上工！長期歇着多舒服！人們只得撐着軟癱的身子往廠里跑。一到車間門口，心就蹙起來，但咬緊牙關，只好進去。

那時，我們的老工人都有一句同行語，把布機間叫做“蒸籠”。這話可最恰當沒有了，無論是從它的形式和內容上說都對。我們工人就是這個“蒸籠”里的饅頭，年年月月，朝朝代代，我們的汗、血被蒸干了，饅頭熟了，人死了，官僚資本家更肥了。

解放后，工厂的主人换了。这主人就是我们工人自己！我們已經不再是人家的活机器，我們已經不再为人家住洋楼、吃大菜而劳动，我們要建設祖國，要創造幸福，要給人民以更多更好的衣裳料子，我們必須提高生產。我們不能再在过去那样的“蒸籠”里干活，我們得想办法。

可是，我們的毛主席比我們自己还关心，他日夜惦記着我們的事：决不能再讓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去年，就下了个命令：布机間的溫度不可以超过96度，細紗間的溫度不可以超过100度。可是隔了一年，又不滿足了，今年又下了个命令：布机間不能超过92度，細紗間不能超过98度。

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兩三年來，全國用在紡織厂的降溫方面的錢有多少？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單去年一年，我們一个厂就用了20几億！另外还叫我們厂長做了回难人。

去年夏季，上面批下來20几億。厂長計劃一下，这20几億要是裝些普通的通風設備，太多了。上面的指示是裝冷風設備。但要裝冷風設備只能裝一套。可是布机間热，細紗間也热，到底先裝哪里呢？厂長就像养着兩個兒子的母親，拿这笔錢，要是給这个兒子做了新衣裳，那个兒子就会說：“我不也是你的兒子么？为啥給他做不給我做？”后來，厂長詳細研究了一下，覺得應該先給細紗間裝，因为細紗間比布机間还要热些。但还得讓大家討論一下，把道理說明，不然兒子會說做母親的偏心。

一討論，果然，布机間的人說：細紗間热，布机間也热，他

們要提高生產，我們也要提高生產；為什麼給他們裝，不給我們裝？有幾個曾在細紗間做過的人就比較說得通些，她們知道細紗間確實比布機間還熱些。有個叫三嫂子的，頂說不通，她說：“細紗間人是人，我們布機間就不是人！要裝都裝！”小組長向她解釋說：“都裝鈔票不夠，我們現在的經濟條件還夠不上。”車間主任也幫着解釋說：“我們布機間今年也可以增加一些排氣和搖頭風扇。”大家可嚷道：“風扇我們不要，光風涼生活不好做，我們寧可一樣也不要！”三嫂子又搶着說：“我們不可以向上級要求多拿些錢下來么？”小組長問她：“你知道裝一套冷風設備要多少錢？”她瞪着眼問：“你說要多少？”“20億！”“多少？”“要20億！”她弄不懂：“一億是多少？”“一億是10,000個10,000元！”她呆住了。最喜歡開她玩笑的小王搶上來說：“你以為是給你兒子買糖吃，200塊就夠了，是不是？”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這年，布機間的溫度也沒有超過96度。有幾次，一到96度，車間主任給廠長打電話，廠長就說：“關一歇車，讓車間里熱氣出一出！”一碰到這種情況，大家就又要嚷起那個裝冷風的事來。三嫂子总要沙着喉嚨一陣嚷：“你看，關半個鐘頭車要少出多少生活？這不是影響生產啦！”當她一想起那“20個10,000個10,000元”時，她就不响了。的確，上級也是為難。我們全國有多少國營紡織廠啊，那得要多少錢！要是個廠裝上兩套，那還要加上一倍呢！可是我們到幾時才有這麼一大筆錢呢？有一次她就問人家。又是那個嘴快的小王回答她：“開年，開年就能裝！”別人怪小王不該自說自話，要是開年不

裝呢？實在小王只是隨口地回答，開年裝不裝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他卻不肯明着認輸，便硬着頭皮說：“我可以保險！”

小王的“保險公司”真沒有輸。因為他有着兩個“靠山”，一個是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還有一個便是用雙手勞動的同志們。

今年春上，大家身上還穿着呢的，廠里的大廣場上就搭起了臨時場子。可是誰也沒去注意它是做什麼的。一直到廣場上擺出一節節的白鐵風道時，大家這才明白並注意起來：要裝冷風了！小王可沉不住氣，忙奔去告訴三嫂子。誰知出乎他意料的，三嫂子竟一點特別的高興樣子也沒有。這也難怪，冷風這玩意兒到底是什麼味道她哪里嘗到過！去年，也不過是聽人說：有了冷風設備車間里又風涼，生活又好做，所以她才嚷得那樣厲害。要是別人不說，她一輩子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玩意。

5月中旬，太陽就像澆上了汽油的火球，越來越旺。溫度表上的水銀柱天天向上升，升，不幾天就升出了90大關！工人們心上都壓上一塊石頭：難熬的日子又來啦！但是，今年不同往年，今年是建設年，是計劃年，每一分鐘的時間都是國家的財富，可不能再像去年那樣常關車。要是計劃不完成，人民會責問：你們這三四千人，這個家是怎么當的？但不要急，裝置冷風設備的工人們响亮地提出了保證：要戰勝夏天，要跑在它的前面，不讓炎熱流進車間！

6月初的一個晚上，布機間的冷風裝置釘上了最後一只

螺絲釘。

这天上午，党委書記、厂長、工会主席，都來到了布机間。不用說，大家就知道今天冷風設備要开始送風了！他們是來做什么的呢？是來道喜的罢？可是他們誰也沒有說話，只是对大家笑着，大家也對他們笑着，个个都屏着气，像一件什么大事即將發生。

九点半。鼓風机的馬达开始轉动了！帮浦隆隆地响着，怪震耳的。

風道的出風口，紅綠絲帶飄起來了，一根根地又細又長，裊裊地飄着。風从里面冲出來，帶着点水腥味，又像有点兒甜絲絲的，第一回冲到人身上，会使人突然打个寒噤。

牆上的排气風扇也轉动起來，声音像低飛的飛機。被噴霧器的水分所洗滌过的新鮮空气，不断地从風道里送進來，車間里沒有飛花，也沒有任何雜物，像一流子泉水，清澈明潔。經過人們的肺部，排風机又把它送出去。

小王跑到三嫂子跟前問她：“風凉不風凉？”她心里笑得开了花。她是个三十來年的老女工了，在旧社会里，她做过好多厂，东洋紗厂、英國紗厂、中國紗厂都做过，那时她常迷信地想，不知是前世造下了什么孽，今世要罰做洋紗厂，这一輩子哪天才能跳出这“蒸籠”？解放以后，她看得一清二楚，工人再不是人家的牛馬了，工厂是自己的，做生活也是为了自己，生產不断地提高，福利也在一天天地提高。可是她想：要得布机間不热，除非天变了，变成一年只有三季，沒有夏天！可是現在天並沒有变，車間里却变了，她感覺到，她好像是游泳在海

洋里的魚。但是她故意向小王翻了一眼說：“还說風凉,冻死人了!”小王可不睬她这一套,便說:“你是發寒熱了?”她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來。她問他:“喂! 小王,这風是从哪里來的,怎么这样凉?”小王一本正經地說:“嘿,你还不知道? 这風是从苏联的西伯利亞來的,是老大哥給我們送來的!”說完做了个鬼臉就跑了。

这一件从來沒有过的新事物,給人帶來了各种各样的感受,也給每一个人生活和行为上帶來了各种各样新的变化。在每个人的肩胛上,你再看不見一条湿毛巾;在水龍頭旁,你也再看不到女工們挤着搶着絞毛巾;車間里的茶箱,一只只都是端端正正的,再見不到一只傾倒的;送茶的工友,再也沒有人來向他吵着嫌茶太热或是太少了;吃过飯的休息時間,你再也不見在到清花間去的那条弄堂口的一大群一大群乘風凉的人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躲到車間里去了!

6 月中,全厂的劳动競賽全面展开了,人們知道,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人們知道,只有在党的領導下才能創造起幸福。人們更知道用什么來感謝党、报答党。

起先,有些人对这个新的东西——冷風——还不能完全信任。有些人說:“嘿! 天还没到时候呢,到那时,外面一百零几度,你看車間里热不热?”可是,他怎么知道,当他說这話的时候,室外的溫度已經超过 102 度了! 真的,如果你一辈子不出車間,你会以为:世界上沒有冬天,也沒有了夏天,一年四季都只是春天呢!

当柏油馬路被太陽晒得軟綿綿的时候，当小河被晒得冒烟的时候，工人們在家里搖着扇子說：“这时候車間里才是天堂呢！要是一天到晚在車間里不出來多好！”每天，大家总是希望能早些進車間。

是的，春天永远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用辛勤的劳动創造春天。

我的師傅

我本來在布廠保全部工作。去年4月里，我被調到乙班去學噴霧工作，為了趕上8月里開三班[○]，因此要限定在3個月內學成。

師傅是個50多歲的老工人，叫譚宜榮。是個共產黨員，做了30多年的噴霧工，聽說經驗很豐富，待人熱情，也肯把技術熱心教給別人。

車間主任朱勤同志把我送去時，他正在修理水箱回水管。車間主任對我說：“喏，這就是你的師傅。”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說：“老譚，給你一個徒弟，要在3個月內保險教會哪！”

他回頭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招呼。車間主任笑着說：“怎樣，小伙子不錯罷？3個月能完成任務么？”他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也不講話，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自願干着活。我心里想：這老头子怎麼這樣冷淡？還說他待人熱情呢！

第二天，他做生活，叫我跟着他，他到哪我也跟到哪。可

○ 三班即“三班制”，又叫“三八制”，就是一天開工三班，每班8小時，使機器日夜輪轉不息，工人則分甲乙丙三班上班。過去兩班制，每班工作10小時，去年八月起，國營棉紡織廠都改為三班制了。

是他做活时却睬也不睬我，好像沒有我似的。我想：照这样下去到哪年哪月才能跟他学到技術？还說他肯教人呢！

我真別不住了，吃午飯时，我就說：“譚师傅，朱勤同志不是說我每天得做兩次小型噴霧的清潔工作么？回头你教給我好不好？閑着沒事做真悶人！”他开口了：“噫，你不是学生活么？”我說：“是啊，我很笨，这样学起來怕3个月不行呢！”这会，他笑了笑，說：“这样教法不对是不是？”我說：“倒不是——不过我总觉着这样跟你跑跑摸不着头腦。”他說下了班要和我談一談。

吃过飯，他端了兩杯冷茶來，遞了一杯給我，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他却說：“你不渴么？不渴也要喝下去，省得等会开了車又要去喝茶。”

進了車間，他把水箱压力校好，就和我扛了張梯子去揩小型噴霧。小型噴霧有十七、八尺高，我就給他扶着梯子，他上去揩。小型噴霧的風漿轉得飛快，毛刷碰上去，分水牙上的泥漿甩得他滿头滿臉，兩三只揩下來，眼睛鼻子都分不清了。我几次要他讓我揩，他总是說：“揩这东西可危險，手慢一点都不行！”我想：“这不过是个雜工，你把我看得連这点都不行了！我年青青的手脚还能抵不上你灵活！”等他又揩好兩只，我就向他說：“譚师傅，你讓我來揩罢，一輩子不动手，一輩子都不曉得自己行不行。”这回，他答应了。我接过毛刷，心里說：“你別小看人，这会也讓你看看罢！”便一手扶着梯子，頓頓頓的往上直爬，把梯子搖得格吱格吱响。走到半当中，他就大声把我叫下來，沉着臉說：“你这是干什么來？是鬧着玩的！这样老